



清·焦循注

孟子正義



上海書店

清·焦循注

孟子正義

上海書店

本書據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影印

孟子正義

(清)焦循注

上海書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常熟市文化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 19 1/2 插頁

1986年7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17501—21500

ISBN 7-80569-516-4/B·28

定價： 8.00元

孟子篇敘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諸云。篇敘亦趙氏所傳。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偶五七。未必盡符作敘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錯矣。如魯論羣弟所祀。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為政化民。故次為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恩之效也。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正義曰。明為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

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為道。即元亨利貞之為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即仁義矣。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

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各以會西之所羞也。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各以會西之所羞也。

善思禮之心也。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正義曰。說文升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正義曰。舜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是謂其行。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正義曰。人性善。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盡己之心。與

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建篇之首。梁

惠王也。趙氏之說建矣。題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傳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木

讎專意耳。故其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為三篇。記仕宦出處。繼

分附諸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為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鄭。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鄭。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略也。滕文會蓋。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為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為在齊之日公孫讎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與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詖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雜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為包羅天地。按彼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信矣。謹按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為長。然探趙氏篇敘之情。蓋恐後人紊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譌。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誤。詎真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為此字數哉。

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

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尚書堯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美玉也。璣。偃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變歲。第四曰熱土謂填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為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尚書大傳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作璿璣。不作旋機。則用馬氏義也。偃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為之象。衡橫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為之盈縮。揚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星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為七。如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二時之日數也。不敢

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正義曰。題辭稱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致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個月當有二百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當期。音義云。當期音暮。則本作當字。今正之。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

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致盈。則為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為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致盈也。尋釋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為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韞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為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渾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為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逢蒙學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會子居武城章。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畫一之證。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冕曰。輕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戴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轉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

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為不必適等。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即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為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為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十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其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

孟子篇敘

解。趙氏所云。未詳。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

所本。疑有闕字。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正義曰。文。六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

疏云。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倫尙也。宜。通也。發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名可務立。高誘注云。

務。事也。馮總意林云。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蓋德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箒篇云。其有隱括。

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云。隱括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隱括之生為柁木也。編

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待隱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柁木必將待隱括絜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

楊注云。柁讀如鈞。曲也。隱括正曲木之木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隱括。三

月五月為輪。絜絜而不反其常。君子之稟括不可不謹也。慎之注云。示讀為賓。稟括。絜木之器也。

非相篇云。絜絜若渠。渠稟括之於己也。注云。渠。渠所以制水。稟括所以制木。俞書大傳略說云。子

貢曰。稟括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

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值用也。難世篇云。夫去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奕仲為車。

不能成一輪。韓詩外傳云。矜仁雖下。聖人不廢者。臣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

史曰。故設明法。除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括輪繫之正似刺也。大論篇。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括斧

斤。欲矯曲直枉也。書盤庚下篇。尙皆隱括。某氏傳云。相隱括以為善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途隱

括。使就繩墨也。說文木部云。稟。括也。字從木。故為矯制柁木之器。隱括其通借字也。麗審

公羊疏云。麗謂麗審。括謂檢括。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麗審

量括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運回。高誘注云。拂。戾也。漢書王莽傳云。拂世矯俗。

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正。猶稟括矯戾其曲木而歸於直。荀子有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善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審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為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為稟括也。說文謂復古。是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張蒼為章程。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為天下式。王弼注云。以稱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括。猶量也。又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本文無隱括二字。惟趙氏此篇敘有之。劉氏所注。未知所屬。洋

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漢書韋賢傳

浩浩輪輪。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巨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

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為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鄉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諱言。父曰激公宣。母仇氏。一云孟子父名彥璞。未知所據。○其二為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諱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雖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為安之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辯謂孟子壽八十四。自王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駁之。以為辯不足據。而疑為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報王十三年乙未。其為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為孟子出遊。趙氏以為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為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為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湣。考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兼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鄉。葬魯。之禮。過薛。遊宋。往任。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虛辭以側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待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萬子。子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章。子叔。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張九韶羣言拾唾。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為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亦無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慨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引風俗通云。難妻孟子門人。則傳竊自撰矣。○孟子疏舊題孫奭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為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三四語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偽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並兩書為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希聲。奭撰正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希聲。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偽託。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為不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為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擬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偽。孫奭疏乎讀孫奭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

疏也。曰惟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側至言。莫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為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仿佛。無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為孟子題辭。末曰章則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即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為提綱者也。語多奧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多勦舊疏。反割分音義之為章注者。於疏尾則為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皆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探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踏殿。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隨筆比比。朱文公指為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為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感而遂有偽託之者與。○按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臆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偽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脾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蹤。招脈。折枝。蹙頞。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即類。姑嘖即咀。嘩爾即呼。私淑即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為分析。陸九淵謂古往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真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即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勝本文金鼓而死。陳質娶婦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雖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誤文為字。其趣益舛。其難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通儒偏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古書九數之微。尤為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旨。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為疏實艱。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鑄為鑠。為事半而為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為分析。則為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倍贅。推述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理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字定九。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鄭縣萬氏斯同。字季野。紅都孫氏蘭。字傲九。鄭平馬氏驥。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僧。字融明。泰州陳氏厚耀。字泗源。濟陽張氏爾岐。字履若。錢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

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氏永。字慎脩。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滄曉。當塗徐氏文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東原。歙縣全氏祖望。字紹辰。嘉定王氏鳴威。字鳳喙。華亭倪氏思寬。字存未。吳縣江氏聲。字叔德。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曲阜孔氏廣森。字搢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功徵。偃師武氏德。字虛谷。餘姚盧氏文昭。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謝氏墉。字金圃。鎮洋畢氏抗。字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溧陽周氏柄中。字燭齊。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程氏灝。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陳氏鍾。字仲魚。甘泉鍾氏懷。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恭。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會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蕙。世傳王氏大名先王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即好孟子書。立志爲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琬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鄙見。用謹按字別之。廷琬有所見。亦本范氏數梁之例。錄而存之。

目次

孟子題辭	一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一九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五八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〇二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一四八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一八五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二四〇
卷七 離婁章句上	二七八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一七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五九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三九四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四三〇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四七四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五一六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六一
孟子篇敘	一一七

孟子正義

焦循 著

孟子題辭

正義曰

音義云。復錄云。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

疏本或無之。趙氏正義曰。校勘記云。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家。岐嘗鄙

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尊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

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無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

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職二

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

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

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珣。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珣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

又數為貶謫。珣深毒恨。延熹元年。岐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戲逃避之。珣果收岐家屬宗

親。陪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

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

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寶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

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昆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賊。因赦

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

兖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遣黨錮十餘歲。

孟子題辭

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滿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滿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關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儉居賢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攽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字。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誤名。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為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

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眾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額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

如荀子。故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孟子。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鄒。驪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可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既而刊誤名。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為孟子章句。

項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驪。二志同。周時或云鄉。或云鄉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鄉。漢時作驪。古今字之異也。左毅作鄉。公羊作鄉婁。鄉婁之合聲為鄉。國語孟子作鄉。三者鄉為正。鄉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驪。如韓勳碑陰驪韋仲卿足證。鄉語曰。曹姓。鄉。莒。韋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鄉。杜預云。鄉。曹姓。驪項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鄉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佚為附庸。居鄉。前志曰驪。故鄉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按左傳驪項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左曹其二也。然則上文餽祝融之後。姪姓所封。此子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鄉城。趙氏岐曰。鄉本春秋鄉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鄉。此未知其始本名鄉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鄉有二。皆顓頊後所封國。一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陳薛鄭莒。又曰。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姪姓鄉鄒路偃陽。曹姓鄉莒。皆為采衛。此鄉人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為鄉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為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鄉平梁鄉二縣。水經注謂鄉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鄉。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姓者。鄉氏也。佚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驪。今兗州鄉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為兗州府鄒縣。其改鄉為鄉。齊乘謂始文公。但遷驪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鄉。至戰國更無鄉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蓋文類聚引劉蒼驪山記云。驪山。古之驪陽。魯穆公改為驪。徐鉉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鄉為鄉。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鄉穆公為魯穆公耳。按鄉即鄉。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鄉因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鄉為仇。哀公時。無釐不與為難。二年取鄉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六年城鄉瑕。七年入鄉處其公宮。以鄉子益來。釐於亳社。趙氏言鄉為魯弁。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鄉子益得歸。則鄉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於亳社。或曰。孟子。魯公族子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是國近魯。

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為莊公。次慶父為仲孫氏。次

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叔牙為叔孫氏。是為三桓。仲孫

氏即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即孟獻子。獻子生仲孫

懿。即孟莊子。莊子生穉子秩。秩生仲孫纘。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孫

子旗。即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即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錫。杜預世族譜。

以懿伯即子服仲收官。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為子服景伯。別為子服氏。孟氏之族。

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為孟氏所稱。

矣。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為孟氏所稱。敬於會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為氏。宜為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闕氏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鄉。遂為鄉

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鄒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騶本鄒國。引劉翬山記。鄒城在南山南。去山二里。北有騶城。左傳文十二年。鄒遷於鱣。郭璞云。鱣山連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騶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舉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岸地域墓山。尤為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宜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鄒。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馬鞍山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為昌平。為防風。又三十里。蓋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

被慈母三遷之教 正義曰。畷。畷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為買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往後喪論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母生者。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之禮言之。相隔遠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為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後耳。非必幼孤也。陳鑄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續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之糧食哉。觀此言。則非發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妄為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減倉得以行其毀鬻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齋非所自主。倉安得謂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沿儒術之道。通五經。尤 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

長於詩書 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

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十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厲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平公元年上崩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為受業子思。一以為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備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為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為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為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權。為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指。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道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

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

王大。道陵遲墮廢。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諂。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

千乘之國五。般伴爭權。蓋為戰國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揚倅注云。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指如倅注云。陵夷。謂弛替也。墮。說文自部作墮。云。

敗城曰陸。篆文作墮。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墮。墮俗字也。

異端並起。若楊朱墨

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

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彼

亦以為異已也而擊之。未有不咸其害者。揚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為異端。孟子之學。通變神

化。以時為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為害也。苟不能為通人以包容乎百

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為異端。則闢異端者。即身為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為

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

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

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揚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孟子閔

悼堯舜。傷文周孔之業。將遂煙微。正塗墜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

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由不肯枉尺

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漚。沒也。

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蔽欲底。注云。底。漚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

止而不行故為漚。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為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

甘泉賦云。據軫軒而周流兮。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游於諸侯。所

言皆以為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然。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

憲言以詒後人。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仲。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

世或。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詭

譽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說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議

以為十二卷。象論語。號曰。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主心。於是退而論集所